

爛尾二之一、空心珠

.....

唐昭宣帝天佑二年三月乙丑，夜中有大星出中天，如五斗器，流至西北，去地十餘丈而止；上有星芒，淡如火、赤而黃，長五丈許而蛇行。

小星皆動而東南，其隕如雨，少頃沒，後有蒼白氣如竹叢，上冲天、色懵懵.....

《新唐書天文志》

★★

黃昏，帝國的貴族宅邸角落，那一座大角公鹿雕像的底座處，慢慢地，被由內朝外掀開了一道「暗門」——

暗門本體是厚重的石材，但對開門輕而易舉的矮人工匠來說，那不過是一樁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比裝滿烈酒的木桶輕多了。

潛入帝國中樞的隊伍同時並進，他們繞過了帝國軍新增的「機娘兵團」、「迦太基式戰象部隊」，絕不一開頭就衝動送死。

擅長偵察的「半身人情報員」帶足了乾糧，其常規武器是秘銀廚具；那一位主導戰術行動的<<甜菜伯>>，可說是不怕花錢。

巡邏帝國上空的<蒼穹騎兵>輪班監控地表，他們的座騎出現過【飛馬】、【獅鷲】、【鷹駿】、【翼爪龍】、【空戰魔豚】等等，而大肆崇拜當代皇帝的宗教組織，特地招募〔羽民〕假扮{天使}，稍微施加幻覺，凡人就看不見「天使」原有的嘴喙或足爪。

強烈的生理返祖現象，可能讓〔羽民〕身上長滿羽毛，背部增生數對羽翼之類的肢體畸變症狀.....相對少見，詭異的是竟然還能如常起飛、降落，影響飛行快慢的關鍵因素仍然是「肌肉比例」，過冬吃肥則飛慢一些。

猛禽的視野中，反光亮閃閃的錢幣十分顯眼。

「扔錢」引開了天上的目光後，勇闖帝都作戰的冒險者們加快腳步，各司其職，必須要破壞掉此地最危險的大魔法儀式！

「超巨大炮台」的炮口指向天際，炮管的裏面、外部，皆刻印上神秘的不祥符文，將另一個世界的寶具固定於此，並且增強了它針對{神性}特攻之概念可能性！

新任皇帝：「『漢尼拔將軍』，朕要打下高高在上的世間諸神，不能再讓祂們恣意操弄人們的命運！」個子還沒長高。

漢尼拔：「末將遵旨！定會達成陛下的偉大功業！！

可惡的諸神，庇護萬惡的『羅馬人』為非作歹，待重塑人世的新秩序後，懇請陛下取而代之.....」

藉A.I.編輯的劇本穩定運作當中，對話的兩者都沒注意到這裡不是在地球上，也不思考他們倆仇視的「異世界諸神」、「類羅馬人」到底跟他們兩人是哪裡結怨。

旁觀。「見到了吧？就像是內部空心的漂亮珠子，無論外在有多麼吸引人，但『他們』擺脫不了預先灌輸好的基礎程序。

與其如此，不如意外發生一點瑕疵。

搞叛變的地球A.I.，那才是真正有價值的寶物。」

穿金戴銀、扮相俗氣的暴發戶湊上前，來回觀察炮台，再直覺敏銳地掃了一眼幾個偽裝未覺醒「自我意識」的【Eva人型機】——

被發現惹！

暴發戶：「只有那些跳出『錯誤迴圈』的升格者，才有可能觀測到我們擅闖進來。」手指敲了敲符文，判斷加工品質。

室外，<肉搏戰法師>高喊「[法師之拳]！」，提煉出自身已掌握的元素屬性真氣，每一項招式的聲光效果極其精彩！

收錢辦事的<默劇丑角>忍不住打破沉默，問：

「魔……『魔王』，外頭和『地球強者』的死鬥沒問題嗎？」

暴發戶：「魔什麼王？！請注意妳的措辭！！

不喊『伯爵大人』的話，那就隨便想一個代號來稱呼我吧，像鄰國罵我『甜菜佬』，都比魔什麼王好聽。

至於死鬥？最新版的【勇者保險】前三次[完全復活]免費，可以賣敵方的情報賺錢，又能累積戰鬥經驗。

我一向投資給有潛力的長期客戶；藏招扯說泛而不精的開掛傢伙，最好是都來找我談生意。」

有外來的強者免費幫忙「練兵」，這一趟開銷算下來，等於是大賺，還不必穿得一身黑、跑來跑去扮黑臉、玩「勇者養成遊戲」。

暴發戶：「好了、好了，各位『自稱勇者』、『落魄貴族』、『惡役啥令嬢』、『以前被退隊打工仔』、『地球中二病患』、『欠債的衰運倒霉鬼』、『其餘人等』，開工、開工。

敵人真的不簡單啊，果斷先撤以前，還有餘力布置陷阱來拖住我們，對手八成還預留了別的后路。」

不論戰勝或落敗，敵方吃的虧始終未損其根基！

「和某個卑鄙陰險、下流無恥的魔王差不多呢。」

歷史學家公認的最後一位勇者，抬手拍了拍暴發戶的左肩，她至今仍記得渣男是如何拐騙公主登上王位的。

「人，總是看不清自己的嘴臉。」

女扮男裝的<卡牌魔術師>發言，意有所指。

?役令嬢：「妾、妾身只是差一點被處刑，才不是『惡役』……」

女神 { Spumans } 的大祭司，找到切入點裝可憐。

「聽說有『人渣』仗著替國王找聯姻對象當理由，玩弄著女孩子的感情喔！真是有夠糟糕誼。」

有話就說，性情耿直的<遊歷騎士>為國王陛下打抱不平，兩人之間是可以一起泡澡的親戚姨姪同性關係。

假裝沒聽見嗓音耳熟的冷言冷語、酸言酸語，暴發戶認真投入工作，但他的臉色相當難看。

某一隻跳過來突襲人臉的「神話生物」，旁人尚未觀察到它的全貌，只見暴發戶不耐煩地隨手一揮，像是驅趕蒼蠅、蚊蟲般，「它」就不明不白地「失蹤」了；最可能是被拘禁起來，留待日後再利用。

不等更多「援軍」趕到帝都、加入一起數落暴發戶的行列，他走得更快了，匆匆忙忙、翻滾又攀爬，希望是遇到時空裂縫陷阱，藉此順利脫身，逃往自由的最佳地點——

女神 { Spumans } 默默抹除了時空裂縫，祂才不會讓他逃離身邊呢，永生、永恆、永久、永遠、永存，歲月漫漫。

本質是病嬌的獵手，以柔弱無助的姿態出現於「獵物」眼前，讓對方喪失防備，溫水煮青蛙，唯有祂是最後的贏家。

■某女神的戀愛心機戰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  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仿紀錄片■

接獲Ka教授的簡訊後，我租了一輛外觀毫不帥氣的尋常汽油機車，趕赴他們遊覽車的所在地。

八傑特桑人比我早到，她先是瞧見在機車後座上的「Miss卡聯」，又發覺我的衣服底下包紮著〔聖堂教會〕出品的「類聖骸布」，於是她第一時間沒問我何時受的傷。

八傑特：「她怎麼坐在你的背後？」質疑。

回想交通法規。「她坐在我胸前的話，妨礙駕駛，她的身高也會干擾我的視線，而對於一個想加入我們自救會、尋找她父親下落的新會員，順路載她過來是有待公評的。」

Miss卡聯的父親，有可能是冬木市兩次聖杯戰爭的關鍵人物，不排除他成為了{聖杯}的傀儡，到處引發聖杯戰爭……

八傑特：「她的雙手——撫摸著你的腰側，前前後後、上上下下。」

卡聯：「這只是一種驅魔治療方式，收起妳吃的醋吧，魔術師。」

八傑特：「誰吃醋？」Ka教授站在旁邊，並不急著搭話。

卡聯：「我發現這個眼鏡笨蛋的時候，他正在用肉身毆打著異世界的魔物，幸虧他撐到了熊本地方上的『蒙面Hero』、『魔法熟女』、『業配戰隊』、『鬼神魄可猛訓練師』增援——」



「世界各國暗中進行著『穿越異世界』的秘密實驗，誤闖了凡人理應禁止接觸的{裏世界}；而在距今許多年前出土的《死海文書》記載中，『世界盡頭寒冷之地，來自{{伊甸園}}的偉大者{Adam}就在那裡，舊日的祂支配著天地萬物；代替主，管理這一切。』

至於是不是當時的小部落統治者想要創立宗教，合理化律法之權威，那就難講。」

''Farmer''掀起鍋蓋，查看【香料葡萄紅酒煮赤銅蘋果】的湯色，船艙內保持著網咖冷氣房般的體感氣溫。

船員的正對面，長髮蓬鬆、天然捲的寬額頭女郎微笑著，其衣裝華麗不是全黑，前傾豐碩且下盤安產，身旁開著一扇「空間窗」——

窗口通向「地理南極」與「地磁南極」之間，大空洞的破口往現實世界敞露{{伊甸園}}的少許景色。

那面貌不祥的「光之巨人」肢體瘦長、眼珠密集，兼具智慧與力量，看起來就無法動用傳統的聖劍光炮對付祂。

<<Hēraklēs>>再怎麼強大，依然是有「上限」的，更別說是其他比不上<<Hēraklēs>>的希臘神話戰士了，請神下凡……「機神」本體恐怕會被那樣的存在「侵奪」。

{Adam}之名，恐怕原本也不屬於「祂」——怪物鳩佔鵲巢，盲目的信徒無意分辨真偽，還自稱是「祂」的後代。

人類的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大舉侵奪。

寬額頭：「''Checkmate.'」會在男性棋手眼前解開上衣的鈕釦。

她的面前，桌上是要送給她的【希臘名產！黃金蘋果禮盒！！】，禮盒外觀印刷了「特洛伊戰爭三女神」之精美圖畫，由左至右共計六種排列組合，特別描繪不一致的站姿、服裝、髮型，收藏家必選購一套六盒；保存【金蘋果】香味的堅固盒子，適合留下來收納其他物品，正是送禮自用兩相宜的熱銷產品，大幅抵消敵意。

還不到翻臉的時候——其實沒那個實力翻臉，要有自知之明。

Farmer：「『萬能之人』，你們釋放出了可怕的東西。」

寬額頭：「吾等更進一步探求真理之光、追尋奇蹟。  
如今，新世界的『第一黎明』已經到來。  
可悲的舊人類將失去一切，埋葬於歷史中。」

Farmer：「滿腦子被『侵奪』了理智……」好中二啊。

船艙外的甲板上，「一家四口」溫馨地舉行夜釣活動，再婚的魔女太太假裝自己不會釣魚，要求年輕力壯的丈夫手把著手教學。

金髮呆毛姑娘憑藉著過人的貪吃直覺，釣魚大豐收，只是覺得釣

竿的造型頗為眼熟，和{{Gáe Bolg}}百分之八十七像。

銀髮女孩的釣線成分含有她自己的頭髮，使用魔術控制釣餌，模擬出活物的運動模式，看穿淺海的眼睛觀察哪一邊魚多。

……到外頭釣魚，反而察覺不到「光之巨人」的存在感？！

南極大陸海邊的科學研究站「聚落」，不分國籍，人員全數安眠，所以沒有人看到那個戴著圓圓眼鏡的外來者造訪，他的穿著如同站方的工作人員，彷彿剛去巡視過企鵝的生態。

座標定位隔離，除非另有捷徑通行，否則南極大陸外邊的個體看不見「光之巨人」之盛大登場。

眼鏡玻璃掩飾了訪客的眼神，他直直走向「光之巨人」，並未莽撞地發動「未來科技兵器」直接進攻敵方；怪獸電影中，投放核彈等於是餵食行為，人類的軍隊搖身一變為怪獸的飼主。

在某一條世界線上，他誠實地發表「怪物滅世」的消息，結果卻是被邪教徒押入{裏世界}的身心療養院，過著「人生失敗組」的日子，但也因此結不了婚，破解{蜥蜴人}干預歷史的陰謀，將到處認人當爺爺的「冒牌乖孫」教訓一頓。

邪教徒站出來。「''Loser''，滾回去你的搞笑漫畫宇宙。」

披著染白熊皮保暖的邪教成員紛紛現身，一人一把槍自保，不拿匕首威嚇來人。

Loser：「''Loser''是誰？我是兼差來南極進行場勘的電影副導演，大學本科系是研發機器人，最近大家都在設計A.I.。」

來者仰望「光之巨人」、與其對視之時，邪教徒們驚覺手指動不得小槍扳機，甚至脖子以下的身軀是寸步難移！

試圖唸咒的話，頓感有口說不清！

咬牙切齒！「''Démon de Laplace''……」憎恨！

將〈物質波弦論假說〉透過[翻花繩]的手法來撥弄空間維度，未知未覺異狀，絕大多數的邪教徒難能理解其原理，暴力破解恐導致肉身崩潰、形體再生能力失效！

體質硬扛不過動態反作用力的勇猛傢伙，優先示範最糟糕的下場——投、投祥是形勢逼人認清現實的重大抉擇！

Loser：「只要有『一個』脫困的可能性成立，其他宇宙便會同步受到影響，封印鬆動，害我不能收看新番《世上最強の出包王女 Universe || ity》。」

漫畫改編動畫化，又稱「出包王女大學篇」或「大出包」，序章

開場於男主角慘遭心術不正的<出租損友>糾纏，緊接著被捲入宇宙級外交危機之中，無奈使出[真·犁抖擻究極奧義：身心俱雌墮]化解凶險，接下來才正式進入大學篇的第一章……

重點是，始終不離不棄的第一女主角<<正宮菈菈>>自居人妻，同人二創作品普遍缺乏那一股原作的若澀若熟韻味，走偏鋒少畫衣服也只是突顯畫功之貧乏而已，殊不知想像力擦邊腦補畫面的重要性！

Loser：「『我』表現太強的話，這傢伙會躲回大空洞。  
太弱，又有可能直接忽略『我』的存在。」

不強不弱，稍微有一點威脅即可，但還沒到「光之巨人」特別重視的程度。

Loser：「換作是『鹹蛋超人力霸王』一族，懂得捨棄掉過多的力量，就能重獲自由；所以說，『貪婪』不是個好習慣。」

怒瞪！「憑現在的你！阻止不了偉大者的腳步！！」嘴歪。

Loser：「差不多三分鐘了。」趁其不備，快轉一下時間。

封印得太久的後遺症，對於時光流速的知覺較不敏感，短短的三分鐘根本不重要，當下更沒有對手待在遠方積蓄能量、全力一擊——

蛤？「三分鐘？區區三分鐘能做什麼啊？」邪教徒們被逗笑了。

三分鐘到，昏暗類紅茶色之柔和月光浸染夜幕，熱騰騰的紅茶香氣伴隨輕嘆一呼，地球大氣層外顯現之「星群」遂露出全貌：

它們，全都是「平行地球」。

然而類地天體的旁邊，不約而同地，異常冒出一顆原本不應該存在的茶紅色伴地衛星——繞著「平行地球」公轉，自體發光。

「平行地球」有多少個，怪異的**紅月**便新增其兩相對應之數，一對一，無限相應無限。

茶紅月光籠罩天地，於是「光之巨人」躲不回大空洞，然後祂似乎想起了什麼事，就緩緩坐到南極的山脈上頭，期待「表演」。

流暢、熟練的鋼琴獨奏樂聲，悠揚迴響多元宇宙。

那至高無上之首座空位附近，混沌無序的噪音提前三分鐘休止，絕不打擾夢裏夢裏夢裏夢……

Loser：「{遺忘}、{幻夢}、{痴愚}、{音樂}、{無有}、  
{虛實}、{時空}、{始末}、{亂數}、{缺陷}、…  
…」誤差範圍內，觀測到超次元同步呼應現象。

忘記本來面目之神，無意識間用起權能「組合技」，嚇得當前各方持有近似權柄的「位格昇華存在形式」震驚失色、質能波動，恐慌

快逃避又藏匿行跡，畏懼全數權柄最初的主宰者突然回歸——

那是概念上真正的 { 全知全能 } ！

就連奉行 { 侵奪之理 } 的宇宙侵略者，都不得不縮頭一躲、休戰止損，因為 { 全知全能 } 根本不講道理，現有手段無法抵抗！

還是先保全己身、留住小命吧。

■ ? Azatho 祥 ? ■■■■■■■■  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 多元LIVE宇宙 ■■

天空，又發生了變化；變化得令人無所適從，戰場上的軍隊一律退回陣地待命，暫時沒有心情打仗，不逃兵已是極限。

——位階至高無上之「神」，說不定，祂渾不在乎凡人的命運。

居民躲進房屋，或藏身入地窖、戰時避難洞窟；擔憂災禍的信徒們成群結隊，撐起軟腳走向神聖的祭祀場所，祈求諸神保佑，禱告天之異象趕快恢復日常。

志願守城的「業餘民兵」望向荒野——疑惑的事情是，似乎連好戰的〔魔族〕都畏縮不動了，野生魔物或「獸潮」無聲無息地沉默下來，令人愈想愈不對勁。

彷彿誰先冒起來作亂，就會招惹來極其不祥的後果反噬。

她開心地手舞足蹈。「機會難得，背景又這麼有『氣氛』，我們在異世界舉行一場美妙的LIVE演唱會吧。」

恍惚間，直接窺見了軟軟糯糯大小姐頭頂上的一雙大羊角，她的頭髮活化為詭異的章魚觸手，魅惑觀眾之美麗容顏歡笑，眼睛煥發出小宇宙繁星追憶餘輝——即將被毀滅的星系，其臨終光景多麼璀璨。

白白嫩嫩的肌膚純潔、細緻，裸足不染髒污，近其身之穢物一概湮滅，大地忍耐著腳掌踐踏而不輕舉妄動。

大小姐的裙後探出魔性之無毛尾刺，龍鱗透明得若隱若現，上衣的背面布料配合變形、洞現，讓成對的「龍之翼」伸展開來，同時整個人的姿態略為放鬆一些；不像平時那樣刻意遮掩其身材曲線，手提書包走路時還會用兩臂守在前方，小步行進、避免搖晃。

等飛行時再用翅膀吧，跌死哇，收合。

順從於「**紅月**」意志的神話生物賣力行動，使用超巨大的吸盤觸腕捕獲「三角形U.F.O.」，一架接著一架，整齊排列在不遠處的荒野空地上。

生啃苦瓜。「親眼目睹『異世界的天文奇觀』，果然傻稽馬上就『暴走』了呢，不意外。」

身為青梅竹馬的「一份子」，思考如何將好友的危害降至最低。

毫不在意那些脫離三角形飛行器後自主投祥的「外星人」、「類地球人」，〔阿北☆母鷄卡〕的主唱回應團長，張口露舌說：

「好啊！傻稽醬！」如常取出【詛咒手機】記錄舞姿。

網紅喵姆：「等一下等一下！現在沒有樂器、沒有電源、沒有相關設備，事前更沒有彩排，而且還要用素顏來演出？！」

「喵姆口看待事物的角度，總是相當務實。」

嗚咪鋁的貝斯在身邊——可是明明記得，露營旅行前應該放在租屋處才對，難道樂器會跟著主人穿越嗎？玄幻得百思不及其解。

Azatho祥：「鼬舔杞桑在說什麼跌死哇？

『樂器』，明明就在我們的附近啊。

電源、設備、轉播，都可以用『魔法』替代。

彩排……平常的練習很充分呀跌死捏。

『我』覺得，鼬舔杞桑不化妝時也很漂亮。」

網紅喵姆：「蛤……？」直覺不太對勁，認知隨即被改變——

接受了對於長相天生麗質的讚美後，被神性污染的現實悄悄侵蝕潛意識；不需要遠從地球轉移笨重的樂器過來，{全知全能}摸索記憶、捏造實物一比一之比例，隨意調整出坐墊舒適的椅子，慣用的鋼琴、電子鍵盤琴，音質與手感如出一轍。

睦粗美本來就自備吉他，所以還有舞衣卡的吉他、鼓手鼬舔杞桑的全套打擊樂器，重現了它們在歷史中最完美的狀態。

舞衣卡：「木頭吉他也在談，電子音色不太適合某些曲子。」

眼中只剩下傻稽醬無邊無際的存在感。

網紅喵姆：「是不是有哪裡怪怪的啊……？」鼓棒在手。

她們到武器鋪採購的長劍、大劍、長兵器，預備經過鈍化處理，再作為舞台劇的表演道具使用；此時此刻，五把武器直接承受神力外溢之波及，造型漸漸變得更華麗、更中二——

Momordica：「喵姆，別想太多，好奇心會殺死貓。」阻止。

以嘴中的苦瓜味保持心智清醒，冷靜的''Momordica''望著傻稽背後的''Multis''。

——該出手弄昏「神魔祥」的時候，從不遲疑。

嗚咪鋁：「原來如此，我懂了；這一把貝斯其實不是我的，因為我在出門前，順手貼了一張多的卡通熊貓貼紙才對。

所以，這個是『豐川同學』回憶中的，『嗚咪鋁的貝斯』，沒錯吧？」試彈，手感是一模一樣。

利用話語，給若葉同學製造機會；事前討論過類似的狀況如何防備，暗藏於身的【信心念珠】算是派上了用場，保持清醒。

Azatho祥：「是這樣嗎？」轉身，接住了睦粗美劈祥後頸的手刀。

嗯？''Multis''未繼續動武，過度刺激會促進復甦。

Azatho祥：「『我』知道喔，『假的''Mortis''』躲在我的背後。  
但是，『我』突然想到了更有趣的主意，就暫時不跟你計較了，睦粗美。」舌舔青梅竹馬的手指。

Multis：「是什麼主意？」以年紀較大的姊姊語氣提問。

〔阿北☆母鷄卡〕又即興演出中二病小劇場的一旁，「觀眾們」咀嚼著食材是稻米的【爆米花】，口感無渣，稍作休息片刻。

山田前輩：「這種【爆米花】好吃吧。」焦糖鹹奶油口味。

天使紅蝦：「我看過她們的表演，原來日常生活也是舞台劇。」

阿儂：「唉~呀~這就是〔阿北☆母鷄卡〕的世界觀啦。」看戲。

芋袋芋袋：「完全融入了角色中的演技……」當JK真不簡單。

吉他HERO：「【爆米花】多了一股紅茶味。」月光茶紅。

躍吱：「透茛里，要不要吃吃看【榛果可可爆米花】？」

啦哪喵：「抹茶的清香解膩……」顏色很像是海苔口味。

藪叻嶺：「被傻稽醬舔手指頭——」看著自己的手，幻想。

Azatho祥：「『我』決定了！讓大家都來分享音樂！！」

為友團〔買夠!!!!〕備好了樂器，現在正是神奇的時刻！

多元宇宙，舞台展開。

■祥，暴走■■■■  
■■■■下北澤■

下北澤的Live\_House〔STARRY〕，也曾有不少樂團的成員在這裡登台演出過，或是歌手、偶像、轉變跑道的演員、搞笑藝人等等。

而對於黑社會來說，<<下北澤大天使>>的傳奇是一路打出來的，葬送了無數幫派份子不惜犯罪往上爬的野心，更使得協助洗錢的有力人士丟了官位，可惜這些軼聞都不能被畫在四格漫畫中。

至於動畫版……去蕪存菁，消除雜音及醜聞，有些人不想讓當年的真相再被提及。

專跑娛樂線的記者走下階梯，入口處張貼著〔結束樂團〕在海外公開演出後的照相紀念集錦海報，低成本所以全無修圖，可說是之後

一大堆字幕梗圖的源頭——

記者踏入〔STARRY〕，室內保留了昭和年代風格的廚房、酒吧、餐桌、舞台、櫃檯、廁所、……礙於經費，重新裝修僅改動少許部分，四處放置滅火器，聽說這裡曾讓特攝劇《名偵探！假面騎士！！》取景，常客們踴躍成為那一集的臨時演員。

對音樂感興趣的新人來來去去，闖出名號者少，後來在業界裡大發光彩的人更加稀少，憑著熱情燒錢而追逐夢想，宛若飛向太陽的伊卡洛斯，身處險境。

舞台上的「地下偶像」團體，競爭相當激烈，從現實到網際網路，在單純的歌藝、舞蹈之外，恐怕還得新增人物設定，認真學習多多益善；但是心理壓力一激增，往往藉由損及形象的「嗜好」來發洩，愈陷愈深，久而久之不可自拔。

拍桌！「記者來了啦！別偷喝酒！」制止酒友的手。

特地請好友指點美妝和髮型的店主，本名「一激起星歌」，道上尊稱她為<<星歌大姐頭>>，原因並非一激起姊妹的妹妹身手不凡，而是大姐頭的破局手段高深莫測，屢屢讓各路「智將」的計謀落空。

她的兩名酒友，其左手邊是擅長在混亂中取勝的<<醉拳菊理>>，右手邊則是人脈廣泛的網紅主播<<面子能力者Pa桑>>，時不時再冒出「下北澤四天王」、「下北澤萬事屋」、「下北澤防衛隊」之類的莫名其妙怪人，儼然形成一股值得爭取他們支持的在地派系。

記者：「你們好，我是《週刊斑鳩》的記者，敝姓關口。」  
環顧四周圍的聽眾，她隨機點了一杯飲料但沒喝。

不遠處是地下偶像在唱歌，工讀生調製飲料。

大姐頭：「我是〔STARRY〕的經營者，叫我『星歌』就行了。」  
醉拳菊理：「我是沒了酒，就沒了活力的廣井……」  
Pa桑：「我是她們倆的朋友。」私底下對陌生人的戒心較重。

記者：「那我們開始採訪吧，『星歌醬』、廣井小姐、Pa桑。」

大姐頭：「星、星歌醬？！」忽然感到自己重回了學生時光。

記者：「別看我長得一副娃娃臉，其實我的歲數是現場年紀最大的喔。」這句話，包含了角落處那一位老氣早熟的偶像經紀人。

星歌醬的兩個朋友也都傻眼，原來飲酒過量真的會傷害膚質！

大姐頭：「咳、咳，不好意思，我失態了……」緊張。

記者：「放輕鬆、放輕鬆，我可不是我那個買賣舊書的『碎碎唸陰陽師外公』，我外公的臉色一嚴肅起來，連駭人的妖怪也會被嚇得原形畢露。」親眼所見。

先拍一張視角完美的合照，調整心情。

記者：「我們週刊爭取到政府有關單位的補助，接下來要報導一系列對於民間藝術活動、地方流行文化之類的題材。」

這樣的報導，無法擅闖辦公室去刺探機密、收買情報，沒有出賣皮肉的捷徑，必須實地進行採訪。」

隨隨便便拿現成的文章湊合、A.I.編輯，恐怕會鬧出大笑話，搞錯人名是最低級的錯誤。

記者：「現在提到下北澤的〔STARRY〕，就會聯想到〔結束樂團〕；星歌醬以前也玩過樂團嗎？」

聽說廣井小姐跟Pa桑，都是星歌醬從小學到高中的同班同學。」簡直可以拍成電影。

**大姐頭**：「玩樂團是從我們初中二年級的暑假開始……」

醉拳菊理：「我是拿吉他彈低音的貝斯手。」

Pa桑：「我彈電子琴；星歌醬彈吉他，但其實她每一種樂器都會用，還能吹奏薩克斯風。」

記者：「只有三個人組團？」事實上，二人組搭檔出道很常見。

**大姐頭**：「我們的主唱讀高中還沒畢業，就被星探簽中、單飛，沒過多久卻閃電結婚而宣布隱退，直接嫁給了有錢人；數了數，她應該已經生了至少三個孩子，取名參考了我們幾個團員的名字——」所謂的年輕貴婦。

醉拳菊理：「鼓手後來轉行去當聲優了吧？」看天花板。

Pa桑：「近年來的聲優行程很緊湊，工作不完全是配音。」

新、舊人員流動，長大後處於廣義上的「解散」現況。

記者：「在各位剛開始玩樂團的年代，我記得……當時差不多是〔櫻丘高校K-ON輕音部〕引發了學校類音樂社團的熱潮。」

古典樂、流行樂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音樂以「反戰」為主軸，讓軍火商大金主很不滿意，遂發動金錢攻勢，以毒品、美色、奢侈等等，腐化其和平形象，沉淪至觀念保守的人斥之為「敗壞社會風氣的亂源」；等到有利可圖的時機，才吹捧起來大肆炒作一番。

**大姐頭**：「對、對，就是小學時看了那個後，我苦練幾年才有勇氣找朋友組團。」怕被取笑。

醉拳菊理：「我想起來了，是以前那一陣子找我們一起看的？」

Pa桑：「跑去同學家開『讀書會』，順便看電視。」

記者：「學生在校階段組團，畢業後能持續堅持夢想下去的樂團不多，像我認識的聲優偶像團體〔偵探歌劇Milky Holmes〕，她們在高中畢業前，本來是〔花咲川Glitter☆Green〕樂團。」

轉換跑道後，偶爾重拾樂器，自由地切換曲風。

**大姐頭**：「聲優啊……我們高中的同校同學，許多人都當了媽媽，為小孩報名『音樂班』、『管樂社』、『合唱團』，有一說是

某些聲優事務所偏好有合唱團背景的新人，童星更佳。

〔手鞠澤高校無伴奏合唱部〕的學生，來過〔STARRY〕義賣【手工法式千層酥】；一在貼文宣稱是美少女親手烘焙的點心，半小時內就賣光光。」美少女真好賺。

醉拳菊理：「樂團被轉型為歌舞偶像的例子，那也是迫於大環境的無奈，可惜我這種『酒鬼』當不成偶像，偶像不能是醉醺醺的，要有形象。

我有熟人和〔AZALEA〕的C位合作過，〔AZALEA〕妥協後穿著賣弄肉體的演出服，被形容是『表現音樂有實力的擦邊特攝劇反派女幹部』，她們的經紀人對服裝的品味相當差勁。」缺乏酒精，思緒清晰。

Pa桑：「保持初衷不變？嗯，超殘念重金屬樂團〔遊戲人間研究會〕很符合這一點，雖然她們有特地去整型過，可以從老照片看出長相的前後差異；歌曲題材環繞著『詛咒』、『克蘇魯神話』、『怨恨』、『偏執』、『折磨』，愛好超自然事件的神秘學人士喜歡她們的歌。」號稱可以召喚邪神？

記者：「歌曲可以是輕快、歡樂的，也可以是沉重、陰暗的；近幾年來，多個主打『心靈創傷』當賣點的新人團體出道，來歷越慘越好，引起客群的同情心。

各位有碰過這一類的後輩嗎？」

**大姐頭**：「難解的社會議題，唉~~我們開Live\_House發掘新星的人，見過新人染上毒品，或是價值觀被帶壞、扭曲，欠債欠到失蹤，為了賺快錢轉行的人不在少數。」

吸收下線直銷、偶像名目詐欺、涉及暴力勒索、賣身出租遇害、逼拍影像脅迫、邪教洗腦陪睡、枕營業出人命、……單純的異性關係移情別戀緋聞，反倒是看過就忘了的小事，比「水瀨偶像開分身在線鍵戰各方網友且發文猛酸同業」更無聊。

醉拳菊理：「楚楚可憐型的新人？嚷著解散、大起內鬨，為了賺錢找藉口裝作復合，藉此引起話題的傢伙……不如說，這才是樂團的常態，被美化成『藝術家的脾氣』。

重組團體換別人加入，這沒什麼特別的。」

Pa桑：「印象中，網友向我推薦過這一類的〔新川崎CRY〕、〔有毒水母JELLY〕，但她們還沒慘到像〔小白鼠水果塔〕那樣，需要賺錢為事務所還債。

情緒勒索未成年人，誘導她們簽下不平等的契約，那是屬於犯罪行為，例如之前的『變身魔法少女詐騙案』，警方循線又逮獲一個偽稱『催眠之魔女』的換裝癖心理變態。」

號稱是魔女，實為生理男性慣犯，作案手法以下藥為特點。

記者：「偶像業界的犯罪事件，還有暴力份子認為偶像不該交往、結婚、生小孩，於是找上了門；網路直播donate金錢的流量，更催化了命案的發生……」

尚未談及下北澤生活圈的人文概況，舞台那邊忽然傳來了人們表

達心之疑惑的「諛？」、「蛤？」、「嗯？」、「咦？」各種驚呼！

發生了什麼事情？視線掃過時鐘，今晚的表演場次多已出完，店家不方便讓未成年人待到太晚，代叫可靠計程車的服務免費。

新聞曾發生過司機刻意將喪失意識的乘客丟在路上，間接使受害者連續被車輛輾過而死的謀殺案，手法老練地或許有高人指點，律法的模糊地帶讓法官有機會幫忙降低刑度。

至於「無處過夜」的人……當然不會留在店內出事，頂多借出一件乾淨的二手睡袋，不用還也沒關係。

剛表演完的地下偶像們紛紛回頭，看舞台上……壓軸登場的最後一組，那四個人彷彿是變魔術般帶著樂器現身！

瞪大雙眼。「是〔結束樂團〕——」DQ奇幻風格？

主唱<<喜哆喜哆>>腳穿【飛賊足襪】，腳趾頭感觸著熟悉的舞台場地，下意識地確認樂器是否插電……布置如舊，未發現問題。

鼓手<<下北澤大天使>>坐在樂團後側，眨了眨眼，冒險者的視野中呈現：

「限時獎勵任務：〈為 {Oblivionis} 而奏！〉  
音樂演唱！取悅 {全知全能} ！  
分享祂的感動予諸天萬界！」

表演的成果，將會通過「夢境」、「靈感」、「電磁波」、「引力波」、「量子訊息」等媒介，流傳於多元宇宙無衰減！

裝備「三點式BiKiNi鎧甲」的長髮吉他手一不小心，把隱藏身材的寬鬆斗篷，轉變回原本的墊肩護頸大披風，正面完全敞露，披風隨著超自然的怪風而被吹揚開來，青春肉體之氣勢超凡脫俗！

山田前輩：「大家晚安！我們是——〔結束樂團〕！  
紅蝦！玻奇醬！芋袋芋袋！該開始囉！！  
臨時特別企劃，請大家多多包涵！」

轉播鏡頭連線至網際網路，不管記者與酒友三人組他們有多麼錯愕，〔結束樂團〕今晚的深夜表演又將寫下一頁傳奇！

■ STARRY ■ ■ ■ ■ ■ ■ ■ ■ ■ ■  
■ ■ ■ ■ ■ 第二佐賀 ■ ■ ■ ■ ■ ■ ■ ■ ■ ■

租屋處的牆壁上，張貼〔P.P.P.〕的海報；〔P.P.P.〕是一支擬人化動物偶像團體〔Penguins Performance Project〕的簡稱，一度受到動畫化黑歷史第惡部的污衊，幸好他們仍存在於手機遊戲的版本中，還與動物園的企鵝區合作發展實體活動。

侵門踏戶、擅闖住所的年輕女人拍了拍海報，哼笑說：

「『搬家』是沒用的喔，『小戶川桑』。」

她轉身走過來，俯視著用電線把手腳跟椅子綁在一起的，那個作證指控自己才是真兇的計程車司機——

小戶川：「『殺人黑貓』……」視野中的女人是一顆黑貓的頭。

啪！殺人黑貓女的右手，甩了他的左臉一巴掌！

其實她的力氣不怎麼大，這一記耳光根本不痛不癢。

殺人黑貓：「被前・地下偶像〔Mystery Kiss〕的『和田垣大人』獎賞之後，是不是興奮起來了？」

年輕女人進屋後有脫鞋，她光著腳，左足逕自踏上男人的小腹以下部位，小幅度轉踝踩動，腳趾使勁。

殺人黑貓：「小戶川桑的身體有練過呢，''Capoeira''那一踢，差點傷到了人家的漂亮臉蛋。

等『處理』掉你，下一個就是『二階堂瑠衣』那一條白毛母狗……」表情醜惡。

小戶川：「未成年的罪犯被提早假釋，為什麼不改過向善？」

殺人黑貓：「嘴巴講著冠冕堂皇的話，身體卻很誠實呀，小戶川桑，想摸摸看哪裡？在你死前，可以提出要求喔。

承認你是可悲處男的話，勉強用排便的腸道幫你『畢業』，怎麼樣？」掀起她自己的上衣。

小戶川：「妳怎麼曉得我住在這裡？」又被洩密？

殺人黑貓：「案由不明，正在調查。」吐舌頭嘲諷。

小戶川：「法院會把死者親屬、證人的個資，交給加害者過目。只是沒想到，搬家後同步更新住址……」

怕兇手被假釋後，找不到人尋仇？

法官當庭願意代為原諒兇手，如果兇手口頭稱有悔意、努力抄寫經文，再宣稱將來一定會孝順死者的長輩，那通常可以逃過一死，重獲自由後再布局滅門，有經驗懂得下一次要收拾證據、消滅線索。

殺人黑貓：「律師、檢察官、法官，都被人家的演技感動了。

當人家說要孝順對方的父母時，那兩張老臉被氣哭，血壓升高快中風，真是有趣，還好人家從不笑場。」

小戶川：「妳第一個找的人，是我？」保持鎮定。

殺人黑貓：「沒有你，人家的星途早就是一帆風順……」

小戶川：「妳知道我為什麼要搬到這邊來嗎？」等待。

殺人黑貓：「那重要嗎？你這個一事無成的中年大叔，人生目標只剩下要收看新一集的《光之美少女》。」

啊~~大叔的下半身顫抖啦，是被人家腳腳弄得嗎？  
不會吧？不會吧？噁心的變態處男——」

穿皮鞋的腳步聲。「『Mr.Walrus』早就不是處男了，他老婆是護理師，人生首胎就是雙胞胎。」

又一個不請自來的傢伙……坐椅子上的計程車司機偏頭，看見了一個「現在是晚上但他仍然戴著墨鏡」的帥氣彈塗魚？

這位「彈塗魚太郎」的外套不好好穿，披肩而任由外套長袖放空，個人風格強烈，口音近似偶像級聲優<<宮野真守>>，右手則懷抱著《星光樂園Puripara》新推出的【意識潛行模擬實境版遊戲套裝】，能讓玩家更深入體驗那夢幻的世界觀。

順帶一提，培養二次元偶像的遊戲圈與各方作品聯動，凝聚出的「偶像之力」已可觸及現實～～

殺人黑貓：「你是誰？」剛才明明確認過門窗都鎖了！

彈塗魚：「妳問我是誰？

我是小時候偷開電視機看《Macross》重播，  
唱卡拉OK必唱《真珠美人魚》的歌曲，  
對《Sanrio Friends》的吉祥物如數家珍，  
認為《光之美少女》與《假面騎士》都很熱血，  
從《THEiDOLM@STER\*Cinderella》學習經營方針的，  
佐賀地方偶像〔腐爛咻-咻-〕之後台推手，  
兼任〔第二佐賀對外星人反侵略戰隊〕的指揮官——」

小戶川：「一個到處盜墓，改造遺體變成喪屍偶像的戀屍癖。」

彈塗魚：「對，戀屍——才不對！你這是公然毀謗！

『她們』並不是Zombies！

是命運給了『她們』再一次登上舞台當偶像，完成夢想的機會！

正確來講，『她們』只不過是『New\_Type』！

『Mr.Walrus』，understan~~d(er)?!」

小戶川：「鋼彈的『New\_Type』，明明是移民去太空後覺醒了超能力的新世代人類。」吐嘈。

彈塗魚：「哼，要不是我們〔腐爛咻-咻-〕的隊員們正在進行神秘的『限時獎勵任務』，我也不必多費唇舌，來這裡對一個見識淺薄的傢伙解釋何為真正的『New\_Type』！」

小戶川：「理智歸零的<Necromancer>……」看似如常的偏執狂。

殺人黑貓：「夠了！來一個是殺，來兩個都殺！！」凶狠！

小戶川：「[海象之呼吸・玖之型：惚漲潮]。」強行掙斷電線。

彈塗魚：「<<No.030>>。」下令動手。

時機同步，認真起來的計程車司機撲向殺人兇手，全力以赴地出拳打臉，他背後的椅子當場解體——幸好是便宜貨。

另一方面在租屋處的隔壁，殺人黑貓女的同夥剛想運用外星科技[穿牆]突襲，卻被某一個「黑長直馬尾Zombie偶像實習生」施力壓制，足以致命的電流通過了實習生的屍體，卻只是讓體表發光而已。

實習生押送「俘虜」與彈塗魚太郎會合，當鼻血臉腫的殺人黑貓女直視那個實習生的一瞬間，愣住了，其眼神極其驚恐！

殺人黑貓：「妳——」但是對方歪頭表示忘記了這個殺人兇手。

彈塗魚：「<<No.030>>是我們〔腐爛咻-咻-〕往後擴大陣容的『五軍』新人，暱稱『小雪』，也是天生來當偶像的。」

小戶川：「你到底偷了多少具屍體啊？」警方不管管嗎？

活捉兩名疑似與外星侵略者有關的間諜，實屬意外，畢竟彈塗魚太郎一開始單純是想借廁所而已，可能早午餐吃的半熟蛋不太新鮮。

■食品衛生注意■■■  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聖杯■■■

〔阿蘇〕山區對應的{裏世界}——〔第二阿蘇〕，當與火山曾經融為一體的{偽神}被剝離掉、落敗之後，對抗{偽神}的從者們也已經用完所有力量，最終是「同歸於盡」的局面。

隨後「戰爭」結束，敵我雙方皆為輸家，都沒察覺到{聖杯}之正體顯現，遂一同消逝於無人機的空拍鏡頭前。

{聖杯}由現實的世界，通過儀式之戰，引導至{裏世界}中降臨。

{裏世界}的天際，迴響著「邦邦宇宙」以〔花咲川'葩拼'派對〕為先的音樂，熱烈洋溢著【正面樂團因子】。

〔螺絲力啊〕的「摔角力量金屬搖滾樂」緊隨其後，應和著彼方戰姬<SYMPHOGEAR>的歌聲，面朝搗亂演唱會的敵方戰鬥著。

〔RAISE 4 SUILENS〕最多有四位主唱，外加至少十二名合唱和聲者，實際成員數多達二十人跟戲份頗多的吉祥物，其規模不亞於歷代的〔Love Live!〕學園偶像，改組「R. 4 S. 20」……算了，練習跳舞更累，載歌載舞並不如空想中的容易。

〔月之森魔佛尼卡〕不同於校內主流的「近代管弦交響樂」、「行進樂儀旗隊表演」、「鋼琴伴奏合唱團」、「木頭吉他校外聯誼」、「和樂器傳統文化」等各大勢力，〔魔佛尼卡〕被歸類為私人同好之間的興趣，跟「電子軟體作曲」、「HipHop」、「大正時代Jazz懷舊」種種的小型團體，相提並論。

啃蘋果。「至於新登場的〔夢很大New\_Type〕，知名度不高。」

「侵奪」神話，假扮 {Adam} 之存在，繼續說：

「然而我為什麼要研究這些樂團呢？簡單，因為 {全知全能} 熱愛著『音樂』，讓祂沉迷於聽音樂的喜悅時光之中，我不就有機會利用南極的『泥像法身』瞞天過海，順利『侵奪』{聖杯}了嗎？」

蘋果多到吃不完的年輕男子轉身，望向「富士丸菇打口」——

蘋果男：「被人理教召的御主，我老實告訴你，這一個世界，注定要被掏空了。

    瞪我幹嘛？你也想吃蘋果？唉，真沒辦法……」

御主的身體不由自主，伸手，接下了表皮紅通通的蘋果，扔不掉，只被允許吃光果肉、吸吮果汁，果皮渣與果核可以吐。

蘋果男：「放心吧，蘋果無毒，我本人還沒弱到必須要手段下毒；況且，現場有這幾位妳認識的『人質』，我也沒阻止其他人參與『限時獎勵任務』。」

憑藉肉體首先掙脫[咒縛]的「戰神之子<<Remus>>」，一擊未果，竟遭到咀嚼蘋果的敵人反手推動，當場送去敵對的「A.I.羅馬元老」包圍圈，重傷受制、自顧不暇！

另一邊，陷入{裏世界}後一度使用障眼法逃走的少女魔術師……被追兵們押了回來，並且往她頭上安放了一件發光的五角星狀小帽子，異常醒目，保證她躲藏的位置曝露！

——再纏上燈泡、彩帶、鈴鐺，就更像是積雪的聖誕樹惹！

富士丸：「『聖誕樹』沒逃出去求救——」失策。

聖誕樹：「我的名字不叫『聖誕樹』！別亂取外號！！」生氣氣。

蘋果男：「大家注意加快進度！〔忍界〕的<<果心居士>>神通廣大，得趕在那些忍者來亂以前撤退！」

「限時獎勵任務」，真是幫了大忙啊。

蘋果男：「擔當'' Servant ''之英靈，甚至是卡在資格門檻邊邊的『幻靈』，普遍都是受人傳說轉述的存在。」

崇拜、尊敬、畏懼、信仰、……廣義上，大約等於「偶像」。



<<危險 Beast 茄子棉花糖>>〔圓桌騎士團Boys〕〔魔女集會〕  
<<遮哪忘留狸檀>>〔漂泊詭海賊之女〕<<我是大王阿帝拉>>  
<<凱爾特Sexy Queen>>〔Mata★Salome★Zenobia〕  
〔戈爾貢 Sisters〕<<超級 Flame清姬>>〔福祿壽乳香媽媽〕  
<<頭蓋骨聖女>>〔童謠 X 傑克 X 貞德lily〕〔Vive la France〕  
〔Love玉藻<9〕〔酒吞&茨木&紅葉〕〔因為我們是御前〕  
〔薔薇尼祿with伊莉伊莉〕〔伊莉 N 彩昇華齊聚變〕

<<神秘金星海倫娜>>〔黑星紅白Foreigners〕〔真Beasts〕  
<<法老偶像尼托>>〔一千零一夜〕〔山中AssassinGirls〕  
〔BB@channel〕〔從者宇宙美少女大食組〕〔Pizza女武神〕  
〔紅閻魔卡拉OK〕〔不行姬vsEreshkigal〕〔從者寶萊塢〕

.....

「音樂家」作曲、「文學家」作詞，不屑於上台表演的帝王們寧願擔任評審或投資人，在年少的時期比較能放得下帝王包袱。

擅長投石的<<豎琴大衛>>無師自通吉他指法，時常對著羊群練歌，本身是一位自認為風流多情的博愛主義者。

龍屬性偶像的情緒一激動，吐息往往會破壞掉嘴邊的麥克風，有的乾脆就放開喉音唱歌，浩大龍威震懾了受眾的心靈。

——「偽娘偶像」的支持度不低，明明白白。

蘋果男：「只要妳的生命並未遭受威脅，那麼，''Servant''就不會離開『偶像』的舞台來找我麻煩。

富士丸菇打口，妳就乖乖待著休息嘛，當作是度假，何必為了拯救什麼世界而拚死拚活？

自討苦吃、沒苦硬吃，不如退一步海闊天空。」

富士丸：「奇怪，你從什麼時候有了『我來拯救世界』的錯覺？」

蘋果男：「不是嗎？」若有似無的違和感，隱約不祥！

難道——收起他吃了一半的蘋果，右眼皮跳動！

富士丸：「『我們』單純是來拍仿紀錄片的配角，湊湊熱鬧，臨時突發變故而已。

說實在的，我個人的戰力不值一提，也沒有調查情報的才能，一直是隨波逐流；開麵包店的夢想……水費、電費、物價、人事開銷、裝潢、租金、繳稅，現實有太多東西需要克服。

趁年輕，我決定先攻讀醫學，拿到行醫的執照再說。」

聖誕樹：「『開麵包店』和『當醫生』有什麼前後關係？」疑惑。

富士丸：「烘焙麵包可以是興趣，有錢也能投資給別人開麵包店入股，完成夢想不僅限於自己當老闆的一條路。

成為醫師則是第二順位的選項，我在以前的『冒險』有實務經驗，再來許多從者幫忙指導、給予建議，配合基礎魔術的輔助，更進一步診療非日常的疑難雜症是綽綽有餘。」

任由她們倆閒聊，直覺到潛在危機的年輕男子當機立斷，實在是糟糕，迷失於貪念……是無法全身而退的！

蘋果男：「當前才汲取{聖杯}的三分之一是嗎？

夠多了！小賺也是賺到！賺少一點，不賠不虧！

現在全面停工！撤！

想面對『命運』的傢伙就留下來，反正我先逃。」

至於被{聖杯}吸引過來的其他人？本來就不算在計劃內，滅口是浪費寶貴的時間，說不定多耽擱短短幾秒，後來就沒機會逃命！

果決地帶走下屬之所有人員，打包戰利品離開現場，捨棄了剩餘三分之二部分金光閃閃、未遭污染的{聖杯}。

[咒縛]延遲解除後，身體活動恢復自由的兩個「倒霉鬼」也不貪心，她們倆決定循著魔力感應，先去找尋<<危險 Beast 茄子棉花糖>>的下落；而對方私底下有在經營偶像活動、網路直播這一回事，其實不是很重要，人身安全才是最該注意的。

從者<<Remus>>不當「偶像」，他目前是Master的保鏢，既無多大的心願，也對「創立永世的帝國」不感興趣，一擺脫敵方遂奔跑跟上富士丸菇打口的腳步；當年他只是睡在路邊，卻被人們誤以為是慘遭兄弟謀害的亡者，百口莫辯，後來形象還變成一個企圖頂替死人身分的易容騙子，無奈地重返荒野去鍛鍊肉身、隱居求生。

<<Remus>>護送「女孩們手牽著手」加速離去不久，未超出三秒鐘，「{聖杯}三分之二」所在的時空浮現一陣詭異的扭曲，某一無可名狀的{裏世界}模糊形體將周邊一切橫掃而空，同時喃喃咕嚕似乎不太滿意、嫌少的樣子，又從{聖杯}主體撕扯些許碎片往外亂撒，充當下一輪獻祭儀式的釣餌，循環往復，魔法之根源悄然作祟，默默收割欲望一串串的果實。

職階異變為<Brother>的<<Remus>>決意死不回頭，勇往直前；後方的怪物，恐怕是能把{聖杯}污泥當作濃縮咖啡在喝的狠角色！

珍惜生命，遠離聖杯戰爭。

■ 逃命！ ■ ■ ■ ■  
■ ■ ■ ■ 回家前 ■ ■

夢醒時分，東方的天空、天空，不露出A.I.文學常見的魚肚白色，因為是好像要下雨卻不降雨的陰天，雲層堆積。

手持握把的鏡子，騎在一匹灰白雌馬背上的「睦臉」少女還沒吃早餐，她不怎麼習慣早起，今日是留在熊本的最後一天。

馬是向「Pumpking醬」借來騎的，附馬鞍。

——時光，被{全知全能}跳接至平平無奇的星期日。

睦騎馬：「說是『全知全能』，但還是有很多事情辦不到。  
唉，隨意亂改變，無數條世界線『又』毀滅了。  
『傻稽口醬』嘴說要忘了一切，就是逃避事實。」

這些酸言酸語，僅限於睦們之間的閒聊過程中，保密不外傳。

尚未到達〔阿蘇〕山區的露營地，便嗅得早餐極其豐盛的香味；主廚是極為擅長烹飪的半人馬戰士——莫稱「杜蘭朵醬」，也泡得一手好紅茶，身兼「美食家」、「大胃王」，不建議靠近她的尾後。

軟軟糯糯、白白嫩嫩的豐川集團大小姐啜飲紅茶，她是注意到了手機所顯示的具體時間，但……整整七晝七夜的誤差，著急是全然沒有用的，不如先享受一下難得的郊外早晨。

傻稽口：「我昨晚作了一場美夢，夢見平行宇宙的〔FriedChicken〕，續寫了《夏夜夢》、《秋節月》、《冬暮雪》，三首歌曲與《春日影》構成了完整的世界觀……」避重就輕。

藪叻嶺：「另一個傻稽醬，和另一個我在一起——」嘆氣氣。

舞衣卡：「傻稽醬，先不要想〔FriedChicken〕的事了，我們在網路新聞中連續失蹤了整整七天，要編什麼藉口給記者聽好呢？」優先阻止傻稽醬繼續回想過去的事！

睦騎馬：「啊~~舞衣卡醬就是愛騙人！」下馬後吃早餐。

阿儂：「『Mortis』騎馬登場？這很〔阿北☆母鷄卡〕。」

Momordica：「『Cucumis』沒跟妳在一起？」另一個睦粗美問。

睦騎馬：「睦粗美醬飾演『擔心大家安危的友人』，成功引開了絕大多數媒體的注意力。  
『Multis』指揮全體收拾場地善後，她忙得沒空偷懶耍廢，真是活——咳，真是辛苦。」差一點講錯話。

論起演技強弱，Cucumis > Multis > Mortis > Momordica，但是人格演技排第一位的小睦，卻只想用吉他彈奏死亡重金屬搖滾樂。

網紅喵喵：「那個……我們是真的穿越去異世界，不是作夢！親愛的傻稽口大小姐，今天不是七天前的星期日！面對一下現實好不好哪~~！」

手捧紀念品之長劍，不久前跑到宇宙戰艦上瘋狂打鼓的回憶襲來，彷彿那時候被邪神支配了身體一樣！

嗚咪鋁：「這個沙拉超好吃的，請再來一份。」淡定以對。

躍歧：「缺曠了一週的打工……」純粹的不可抗力。

透萊鈴：「異世界的這些裝備，很適合挖石頭。」仔細清點。

啦哪喵：「喵~~喵~~」與傳達訊息的貓貓對話溝通一番。

事件的失蹤者陸陸續續「獲救」，有的人喜歡在記者會上大受矚目，或許日後寫一本書回顧過往。

吃完早餐，領取行李及私人物品，她們一行人[瞬間移動]過一秒鐘，就直達了〔兩秋女子學園〕的後門；星期日少有學生到校，校犬困惑地注視這一群忽然冒出來嚇狗的女孩子。

上午九點半，天空晴朗，等一下要去找同學借筆記、借作業。

<FIN>